

安哥拉戰亂面面觀

楊逢泰

蘇俄向非洲的海上鉗形攻勢

在冷戰持續的過程中，蘇俄從一個陸權國家脫穎而出成爲一個海權國家；基於擴張主義，在海上建立了一支「攻勢性的遠程武力」，改變了整個戰略形勢。如果我們了解一八七一年德意志統一以後，逐漸擴張海軍，構成了對英國的挑戰，所引起外交關係上的重大改變，則吾人不難判斷蘇俄此項擴張的劃時代意義。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聯合國通過印度洋沿岸國家所提的一項決議案，宣佈印度洋爲「和平區」(Zone of Peace)，要求大國停止在印度洋的軍事擴張繼續升高。蘇俄利用「和平區」的決議，來掩護她在印度洋的活動。蘇俄表面上爲東主國建立海軍設施，而實際上自己的海軍使用這些設施、例如，蘇俄在索馬利亞的柏柏拉(Berbera)建立了一個深水港和精密的通訊站。在理論上，柏柏拉是索馬利亞的海軍基地，而實際上却在俄國人控制之下。同樣的，蘇俄派遣了六百名顧問到南葉門，控制了以前英國的亞丁港。並與模里西斯達成了一項祕密協定，而獲得了一個海軍基地①。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莫桑鼻克獨立後，蘇俄的勢力到達了南部非洲印度洋沿岸的水域。

自一九六八年，英國撤出蘇彝士以東之後，蘇俄軍艦在印度洋水域的活動逐漸增加。一九六七年，蘇俄海軍在印度洋上的艦船活動日(Ship-days)爲零；一九六八年的累積爲五二九個艦船活動日，一九七〇年增至一六七〇、至一九七三年竟高達二四八七；同年美國海軍的艦船活動日僅爲一四一〇個；英國的船舶活動日只有十次。

據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的估計，蘇俄印度洋艦隊的實力約在三十五至四十

安哥拉戰亂面面觀

艘之間②。而且蘇俄艦隊的實力可以隨時增加。

一九五八年西非的法屬幾內亞獨立後，蘇俄即處心積慮，企圖控制這個新獨立國家。最近據每日郵報的消息，蘇俄正與杜瑞總統談判在幾內亞首都柯那克利港外最大的一個塔哥拉島建立以供潛艇使用的基地。至少在十年前，當獨立運動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開始活動之初，蘇俄已經將安哥拉列入其戰略策劃之內。

蘇俄其時已承認安哥拉幾個深水港口——羅安達、洛比托(Lobito)、班格拉(Benguela)和莫加美第斯(Mocimedes)對其全球性海上戰略的潛在價值，也了解安哥拉礦產資源，班格拉鐵道以及在非洲大陸上獲得政治基礎的重要性③。控制安哥拉就能控制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航線，對西方國家而言，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事。

蘇俄海軍總司令高希可夫海軍上將(Admiral Gorshkov)遠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就率直的指出了蘇俄海軍的政治目標，他說：

「蘇維埃的海軍已在實質上轉變爲一支攻勢性的遠程武力……在廣泛的軍事作戰區域中可以對武裝鬥爭的路線實施決定性的影響力……而且也可以在平時支援國家在海上的利益。」④

從蘇俄的外交談判的傾向和其海上活動的情形判斷，莫斯科正在對非洲發動一個海上的鉗形攻勢，這是其全球性戰略的一部份，此一鉗形攻勢的箭頭指向南非的好望角航線，這是安哥拉內戰問題的根本所在。這一問題對全世界的權力均衡的基本利益有直接的關係。

澈底分裂的安哥拉

安哥拉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獨立後，形成了兩個敵對的政府和三

個首都的局勢，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以後簡稱人民解放運動）領袖奈杜宣佈成立安哥拉人民共和國，以羅安達為首都；而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以後簡稱民族解放陣線）領袖羅勃杜宣佈成立安哥拉人民民主共和國，以卡莫那（Carmona）為首都。

民族解放陣線與安哥拉完全獨立國民同盟（以後簡稱獨立同盟）過去原係敵對的兩個運動。可是面臨蘇俄支持的強敵人民解放運動，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攜手合作，成立了一個全國性的「革命委員會」（Council of Revolution）。雙方協議，「革命委員會」的主席由民族解放陣線任命，而由獨立同盟提命總理的人選，而革命委員會設於諾瓦里斯波亞（Nova Lisboa），現已更名為胡安波（Huambo）。⑤

民族解放陣線和獨立同盟的聯合純粹是軍事上面臨強敵的權宜措施。雙方過去有強烈的部落敵意，民族解放陣線幾乎完全是巴剛果人（Bakongo）；而獨立同盟却以奧文班杜人（Ovimbundu）為基礎。⑥主席薩文比就是奧文班杜族人。而書記長潘那（Niguel Nzau Puna）是卡賓達人（Cabindan）。這一運動的支持者大多數來自安哥拉中部和南部的姆班杜部落（Mbundu）和卓柯威部落（Chokwe），佔全國人口的半數。⑦一九六一年，在安哥拉北部開始進行游擊戰時，巴剛果人曾野蠻的屠殺和肢解數百名奧文班杜人，這是奧文班杜永遠不會忘記和永遠不會寬恕的罪行。⑧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當兩派在胡安波慶祝聯合政府成立，羅勃杜坐機遲遲未到。獨立同盟的機場官員不願久候，將機場燈光關閉，羅氏被迫飛返金夏沙，最近兩派士兵經常開火，在胡安波的槍戰中曾有二十五人死亡。雖然兩派軍官開會策劃作戰，但是沒有聯合野戰指揮部，這一運動的士兵不願接受對方軍官的命令⑨。所以，即使這兩個運動在西方援助之下，在內戰中獲得勝利，擊潰了蘇俄支持的人民解放運動，未來是否能真誠合作殊成問題。

人民解放運動是一個沒有部落基礎的組織，它的基礎在羅安達，在這個都會區域之外，幾乎得不到尊從和支持。⑩

人民解放運動擁有安哥拉四分之一的土地。在蘇俄和古巴强有力的支持下，力量頗為雄厚。美國國務院承認：該運動不僅在火力而且在組織和經驗上都領先其他兩個運動，比較起來，獨立同盟有良好的高階層領袖而缺乏幹

部，而民族解放陣線各階層均無好的領導人才。⑪

人民解放運動在蘇俄「顧問」和重武器支持之下，又有古巴軍隊一萬多人投入作戰，已在北部地區擊潰民族解放陣線的部隊，繼續南下，攻擊獨立同盟，一般認為獨立同盟將無能力抵抗古巴軍隊的攻勢。目前，內戰雙方正在爭奪班格拉鐵路（Benguela Railway）上的重鎮路索（Luso）。⑫

薩伊總統莫布杜同民族解放陣線領袖羅勃杜是姻親，同時因為巴剛果部落的關係，如果安哥拉的局勢繼續惡化，莫布杜難免坐視，薩伊已於一月十六日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就為「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作戰的古巴軍隊，轟炸薩伊邊境一事提出嚴重抗議，據來自南非的報導，假使人民解放運動的部隊再度侵犯薩伊，則薩伊將對其宣戰⑬。假使薩伊介入，則安哥拉的內戰將進入另一局面。

美國在彷徨中

美國在越南受到挫折以後，對安哥拉的態度非常審慎，而且引起府會之爭，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參院表決通過停止美國對安哥拉反蘇俄派系秘密軍事援助後，福特總統譴責此項行動「對所有在安全上依賴美國的國家而言，是一項悲劇」⑭。美國既不能在安哥拉採取像在越南一樣的軍事行動。就以派遣傭兵的方式來援助親西方的兩個運動。

根據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報導稱：接近中央情報局的高級傭兵軍官的消息，在過去三個月中，已有三百名美國人到達安哥拉，參加戰鬥，另有三百人亦整裝待發，只要中央情報局能夠找到必須的財源。

大多數的美國人參予以西南非為基地的獨立同盟的行列作戰，另外有一個「B隊」（B-team）參加在北方的民族解放陣線作戰，該隊由一位在比利時出生的美國人指揮之下，進行戰鬥。

該報又稱：與民族解放陣線並肩的B隊，它的經費一半由中央情報局提供，另外一半係由中共提供。中央情報局希望：當這些士兵一旦進入陣地之後，可由南北兩面同時向羅安達發動一個新的攻勢。

另一個B隊將由一位在中南半島和剛果均有經驗的法裔美國人領導之下，即將離美前往安哥拉的南方。

中央情報局於一月二日發表一項聲明稱：基督教箴言報所發表的消息是假的。

白宮亦謹慎的予以否認，福特總統的主要發言人稱：「美國政府並沒有任何機構在安哥拉運用美國傭兵，也沒有任何機構正在招募、備用或訓練美國傭兵」^⑮。但是福特總統並沒有否認使用聯邦基金，也避免談及訓練外國人的問題^⑯。而且認為派遣傭兵不構成直接干涉，與參加越戰的美國正規獨立部隊迥然不同。^⑰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卅一日，福特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中表示：他對於安哥拉衝突能够在避免美蘇兩國正面對抗的方式下獲致解決表示樂觀。

他認為：俄國人承認具有廣泛含義的和解比在安哥拉「不幸」的衝突具有更大的意義。

福特總統的樂觀是基於美國援助兩個親西方運動對抗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所作的努力；以及其他國家如非洲團結組織會員國的行動。^⑱

非洲團結組織的分歧

安哥拉的戰亂促成了另一個外交戰的戰場，雙方除在戰場上短兵相接之外，寄希望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十日在阿迪斯阿貝巴舉行的非洲團結組織緊急高階層會議，雙方均在尋求支持者。

美國所支持的兩個運動在戰場處於不利狀態，要求立即停火，組織一個全國性的統一政府。獨立同盟領袖薩文比呼籲在非洲團結組織控制之下組織一個全非和平部隊。

在非洲團結組織四十六個會員國中已經獲得十七國承認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在蘇俄支持之下拒絕此項建議，奈杜揚言除非是非洲團結組織事前承認他是安哥拉唯一的領袖，否則拒絕參加阿迪斯阿貝巴會議。

美國主管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夏非爾（William E. Schaufele Jr.）迅速的訪問了薩依、加彭、喀麥隆、象牙海岸和塞內加爾五國，他此行的目標是：（一）在高峯會議之前，阻止再有非洲國家承認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二）在非洲團結組織中爭取多數，俾能通過反對所有外國干預安哥拉的決議案。華盛頓也想說服衣索比亞暫時不予承認，至少要等待高峯會議之後，作為地

主國應該維持中立。（三）向南非施展最大的壓力，事實上南非至少有一千名正規軍和傭兵與親西方的兩個運動並肩作戰，因此引起非洲國家的反感，使奈及利亞和迦納等主要國家承認人民解放同盟。華盛頓告訴伏斯特總理：南非的繼續介入等於自己摧毀自己的目的。^⑲

烏干達總統阿敏在這次高峯會議中扮演了一個戲劇性的角色，非洲團結組織現由阿敏擔任主席，在他主持之下，非洲團結組織一方面要求安哥拉建立一個全國團結的政府，一方面不斷的敦促建立非洲團結組織的和平部隊，主席阿敏總統電請會員國提供軍隊，由他親自指揮，來擊潰在安哥拉所發現任何外國部隊。^⑳

阿敏總統於十一月九日向莫斯科提出警告，如果在四十八小時內不能獲得布里茲涅夫有關蘇俄介入安哥拉的解釋，烏干達將與蘇俄斷絕外交關係。

莫斯科電台於十一月十一日宣佈「暫時與烏干達斷絕外交關係」，蘇俄駐烏干達大使查卡洛夫（Zakharov）立即離開坎伯拉（Kampala），蘇俄的軍事專家和技術人員於十二日開始離開烏干達。

根據Guardian的報導：阿敏之所以威脅要與蘇俄斷絕關係並不是真正的為了安哥拉，而是因為烏干達無力支付蘇俄昂貴的武器，包括一中隊即十二架米格21型戰鬥機、一中隊米格17S型飛機、一百輛T54型戰車和SAM6型空對地飛彈，以上這些武器是蘇俄售給烏干達，而不是贈予的。

蘇聯和烏干達的斷交糾紛於十一月十七日即告結束，其時兩國同意恢復外交關係。據塔斯社報導稱：「在外交關係中止後，兩國交換意見的結果，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和烏干達已同意恢復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予以正常化」。烏干達電台十一月十五日報導稱布里茲涅夫曾致函阿敏重建外交關係。^㉑ 布里茲涅夫函件的内容不得而知，當然蘇俄付出了復交的代價，而阿敏的態度也作了戲劇性的轉變，其態度之所以轉變，一方面係由於非洲團結組織內會員國的重大壓力。

奈及利亞已經承認人民解放運動，而向其他非洲國家實施壓力，要求她們採取同樣路線，奈及利亞外長迦巴上校（Colonel Garba）要求非洲團結組織主席、烏干達總統阿敏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㉒

剛果總統恩格必（Marien Ngouabi）甚至反對召開非洲團結組織高峯會議，並於十一月十七日要求烏干達總統阿敏離去非洲團結組織主席之職，

在一項函件中稱：「剛果人民共和國深信非洲團結組織現任主席阿敏元帥正在準備陰謀活動。旨在反對安哥拉人民以及犧牲為國際社會所承認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國的獨立。」²³

另一個因素是南非的介入安哥拉的戰亂，引起若干非洲國家的反感。阿敏總統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函羅勃杜和薩文比稱：南非直接並積極的站在民族解放陣線和完全獨立民族同盟這邊介入安哥拉的戰鬥。「如果這項消息是真的，對整個非洲團結組織的會員國是一大震驚和尷尬，你們兩個政黨是非洲團結組織所承認的，竟使用非洲最大的敵人在安哥拉與非洲同胞作戰」。²⁴

本來沒有團結精神的非洲團結組織緊急高峯會議於一月十日在阿迪斯阿貝巴正式開幕。經三天激烈辯論之後，於十三日結束，除開一致同意南非及其他外國應離開安哥拉的戰鬥之外，非洲團結組織四十六個會員會竟形成二十二對二十二所對峙局面，其中一案主張團結組織承認蘇俄支持的人民解放運動，另一案則主張團結組織保持中立，同時由人民解放運動和親西方派系的運動，雙方組織聯合政府。

作為地主國的衣索比亞和作為團結組織主席的烏干達未贊成任何一案。同時，古巴當局稱：無論非洲團結組織作任何決定，它將繼續對人民解放運動的援助²⁵。非洲團結組織不但沒有解決安哥拉問題，反而促成了其本身有史以來最大的分裂。

南非扮演的角色

如果在西南非以北，即安哥拉出現一個馬克斯主義者的政府對南非將構成一個很大的威脅，同時因為安哥拉控制着南大西洋，威脅好望角航線。所以除本身介入之外，並極力呼籲西方國家介入。南非總理伏斯特在新年文告中要求西方國家更進一步介入安哥拉內戰。他提出警告稱：「如果非共世界允許安哥拉」在刺刀尖下被趕入共產黨的懷抱」對非洲的代價將是「比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更慘的奴役。」

伏斯特說：非洲和非共世界所面臨的選擇非常簡單——投降和付出這個代價，或者是抵抗，如果服膺馬克斯主義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和其蘇俄和古巴的支持者達成他們的目標，非洲國家在將來沒有一個會有安全感。

對於南非自己介入於安哥拉之中的問題，伏斯特表示：安哥拉反共的領袖和人民瞭解南非的立場，而南非準備接收他們的判斷。

他又說：「我們唯一的介入也就是自由世界的介入，以及在古妮妮河計劃中奧文班杜人的實質上的利益，和保衛我們的邊疆。」²⁶

南非外長莫勒(Hillard Muller)於十一月十八日駁斥有關南非士兵和裝備正在安哥拉境內作戰，支持民族解放陣線和安全獨立民族同盟聯軍的各項報告純係「推測」。但他承認南非部隊在安哥拉境內的保護古妮妮河水力發電工程。此項工程係用南非經費所興建，供應安哥拉和西南非的電力。

南非國防部長鮑石(P. W. Botha)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強力的呼籲西方國家在阻止蘇俄在安哥拉建立一個永久性據點的行動中扮演更為直接的角色。鮑石指出：俄國出現在安哥拉對於好望角航線將是一項威脅，不僅危害南非的地位，而且危害世界貿易和波斯灣和北大西洋國家供應石油的路線。對於南非而言，現在正是與西方建立同盟的良機。根據泰晤士報的報導，南非願意加入美國、法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如果他們準備將俄國人逐出南部非洲。

泰晤士報繼續稱：南非官員現在很少有企圖掩飾南非積極介入安哥拉的事實，除保衛位於安哥拉境內十八哩的卡洛克(Caluque)的水力發電工程之外，並提供兩個運動「顧問」和後勤支援。有一個機械化步兵連駐在卡洛克，曾與人民解放運動數度交鋒。

南非的部隊，當恐怖份子侵入之後，並進行「緊追權」式的軍事行動，一位高級官員稱：如果需要，此項追擊行動有時深入安哥拉境內兩百里。

據美聯社報導：在最近幾週內，南非部隊曾在安哥拉境內與敵軍數度衝突，但該社不能確定所謂敵軍是指人民解放運動，或者是西南非人民組織(South West African People's Organization)。²⁷

南非的介入，引起非洲國家嚴重的反感，構成了在非洲團結組織中達成有利於西方國家決議案的障礙，例如奈及利亞政府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指責南非稱：「有充份的證據顯示：種族主義者南非的部隊介入這場衝突，而且與人民解放陣線作戰的派系不僅受主張種族隔離的南非的支持，而且受其他明白違反安哥拉獨立和非洲自由的利益所支持，這就是奈及利亞採取承認人民解放運動立場的理由」²⁸。因此南非決定從安哥拉撤退約一千

名軍人和一百輛裝甲汽車，一月七日美國廣播公司報導稱，南非此一行動，「目的在於加強非洲團結組織中親西方國家的力量。」²⁰

現在，非洲團結組織高峯會議已曲終人散，對安哥拉內戰未能達成任何有拘束力的協議，為本身切身利益，南非是否退出安哥拉，值得吾人注意。

毛共支持親西方的運動

毛共一向支持非洲國家譴責南非的種族主義。一九七五年秋，毛共對非洲外交政策作了一個很大的轉變，暗示同意黑色非洲國家和白色的南部非洲之間進行的「對話」。為「副總理」李先念在歡迎尚比亞聯合國民族獨立黨（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 UNIP）書記長蘇祿（Grey Zulu）時表示了這一項新的立場，但是非洲領袖只能利用這種對話作為完成「非洲革命大業的武器」。同時李先念建議：黑色非洲國家應該以他們自己的「對話」和武裝鬥爭來答覆「壓迫」和欺人的「對話」。²¹

在當年安哥拉三個運動反抗葡萄牙的游擊戰中，毛共即將羅勃杜和薩文比作為援助的對象²²。在安哥拉的內戰中，莫斯科和北平之間雙方互相指責，形成了一種宣傳戰。

毛共最初支持烏干達阿敏總統的立場，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指責蘇俄的介入安哥拉是一項「無恥的政治敲詐」。「人民日報」在一篇文章中評論稱：蘇俄對安哥拉問題對烏干達採取最荒謬的干涉不是獨立權國家所能容忍的」。（譯文）

「人民日報」稱：蘇修就安哥拉問題對烏干達的所作所為已經完全撕破了莫斯科為非洲人民自然盟友的假面具；使更多的人民看清他們的社會帝國主義、大國霸權和新殖民主義的真面貌。（譯文）。²³

阿敏總統於十一月十二日致函福特、威爾遜和毛澤東，對於「他們在安哥拉局勢所採取的正確立場表示感謝之意」。毛澤東在由中共駐烏干達「大使」轉致阿敏的函件中稱：中共「堅決的支持和高度的贊同非洲團結組織主席阿敏總統在促進安哥拉三個組織團結、維持非洲的團結和非洲團結組織的尊嚴以及反對蘇聯干涉安哥拉和非洲事務所採取的公正立場」。²⁴

蘇俄的塔斯社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指控薩伊部隊六個營已在安哥

拉北部與民族解放陣線的士兵並肩作戰。該社並說：美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和中共正經由薩伊輸送大批武器到安哥拉。²⁵

根據「新聞週刊」報導，毛共指責克里姆林宮在非洲散布「不和、分裂的種子」，現在正悄悄的在動員反對人民解放運動的力量。²⁶

毛共在安哥拉內戰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令人注意，因為所謂親西方的兩個運動也是北平所支持的目標，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塞查柏格呼籲注意毛共支持羅勃杜領導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²⁷

安哥拉是否將變成第二越南？

一九七六年，克里姆宮主要的目標在中東、黑色非洲和亞洲。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不能將安哥拉日益昇高的內戰看作南部非洲的孤立事件，安哥拉影響美俄的關係，因此也影響着整個的世界。

對美國而言，一九七六年將是與蘇俄關係決定性的一年。和解可能茁長，也可能萎縮。其結果端賴莫斯科如何在大選年向福特政府施展壓力，以及華盛頓將容忍莫斯科到什麼程度。

第二次核子武器協定，蘇俄在中東緊張局勢中的持續努力已經威脅了和解的希望，華盛頓和莫斯科關係在安哥拉面臨嚴重的考驗。

衣索比亞的內戰²⁸，羅德西亞和南非黑白之間緊張關係²⁹，西屬撒哈拉事件³⁰，使充滿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的非洲大陸變成了一個火藥桶，如果安哥拉內戰的烽火點燃了這個火藥桶，非洲將面臨比十多年前剛果內戰更為嚴重的危機，使美俄之間的敵對關係突然昇高到嚴重的程度。

在獨立非洲的簡短歷史中，俄國人企圖將非洲的友誼轉變為有形的戰略利益曾遭遇到困難，可是研究非洲的權威們指出：一九七六年將是不同的³¹。安哥拉是高度爆炸性的局勢，如果華盛頓和莫斯科不能及時阻止這匹脫韁的野馬，安哥拉的局勢殊堪憂慮。

此一錯綜複雜問題的焦點是馬克斯主義者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經蘇俄的武裝，近萬古巴部隊的援助之下正在與美國所支持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和安哥拉民族獨立同盟為爭取新獨立的安哥拉而作戰，此一外力介入的內戰，不但是安哥拉本身不幸的分裂，而且促使非洲團結組織的紛歧，和美蘇

直接對抗的危機，正如，尚比亞每日郵報(Zambia Daily Mail)於十一月十二日所評論稱：越南已攔一邊，中東問題顯示某種部分解決的跡像，兩個超強國的目光現在已轉向非洲。「最容易的目標是業已分裂而不能享受獨立而統一國家地位的安哥拉。俄國人決心在大西洋獲得港口和其他設備，而已決定支持一個運動，因而拒絕非洲團結組織不支持一個組織的呼籲。美國也熱衷於確保對礦產豐富的卡賓達的控制，同時也表示決心要將蘇俄排斥於西海岸和大西洋之外，所以支持另外兩個敵對的團結。結果是：安哥拉從頭到底均告分裂。」^①

安哥拉的危機並不是它將變成另一個剛果，而是否將變成另一個越南。美蘇直接發生衝突，而毛共將從中取利。

如果美國國會反對進一步介入安哥拉，如果南非政府不準備片面支持民族解放陣線和獨立同盟的危險，則一切將有戲劇性的改變，估計西方戰略利益以及國際穩定結構所受到的危險是很困難的。

- 註①“Indian Ocean Security,” *Bulletin of the Africa Institute of South Africa* (1975) Vol. XIII, No. 52, pp. 43-44. ②中國時報，民六十五年一月十三日。③Lord Chalfont, “Angola: The West Must Act before It is Too Late,” *The Times* (January 5, 1975), p. 10. ④“Indian Ocean Security,” op. cit., p. 46. ⑤*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December 15, 1975) Vol. 12, No. 11, p. 3819. ⑥*Time*, (January 12, 1976), p. 8. ⑦Lord Chalfont, “Angola: The West Must Act before It is Too Late,” *The Times*, (January 5, 1975), p. 10. ⑧*Time*, (January 12, 1976), p. 8. ⑨ibid. ⑩Chalfont, op. cit. k. p. 10. ⑪*Time*, (January 12, 1976), p. 8. ⑫中國時報，民六十五年一月二十日。⑬中國時報，民六十五年一月十八日。⑭中國時報，民六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⑮Patrick Brogan, “CIA Denies Operating Two Squads in Angola,” *The Times* (January 3, 1976), p. 3. ⑯*The Times*,

- (January 5, 1976), p. 1. ⑰*The Times*, (January 2, 1976), p. 4. ⑱ibid. ⑲*Time* (January 12, 1976), p. 7. ⑳*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December 15, 1976), Vol. 12, No. 11, p. 3820. ㉑ibid., p. 3840. ㉒Charles Harrison, “Nigeria Pressing Hard for Recognition of MPLA,” *The Times* (January 5, 1976), p. 4. ㉓*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December 15, 1976), Vol. 12, No. 11, p. 3822. ㉔ibid., p. 3824. ㉕參閱中國時報，民六十四年十月十三日。 ㉖*The Times*, (January 2, 1975), p. 4. ㉗*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December 15, 1976) Vol. 12, No. 11, p. 3829. ㉘參閱中國時報，民六十五年一月九日。 ㉙*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October 15, 1985), Vol. 12, No. 9, p. 3752. ㉚請參閱拙作「安哥拉內戰的國際背景」，問題與研究，民六十四年十一月十日第十五卷第二期。 ㉛*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December 15, 1976) Vol. 12, No. 11, p. 3821. ㉜ibid., p. 3840. ㉝ibid., p. 3821. ㉞參閱中國時報，「鑄絲複雜的安哥拉之戰」(民六十五年一月九日)。 ㉟參閱中國時報，民六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㊱關於衣索比亞內戰的背景請參閱拙著：「非洲之角的風雲」，問題與研究，第十四卷第十一期(民六十四年八月十日出版)。 ㊲關於羅德西亞問題請參閱拙著：「轉變中的羅德西亞」，問題與研究，第十四卷第六期(民六十四年三月十日出版)。 關於南非的局勢請參閱拙著：「南部非洲局勢與印度洋的安全」，問題與研究，第十五卷第四期，(六十五年一月十日出版)。 ㊳關於西屬撒哈拉問題，請參閱石樂三：「對撒哈拉問題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十五卷第二期(民六十四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㊴“How Far Can Russia Push?”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January 5, 1976) p. 24. ㊵*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December 15, 1976), Vol. 12, No. 11, p. 3821.